



# 用影像之光映射壮美北疆

## ——“共融·共生”2024呼和浩特摄影周述评

■王鹏瑞

金秋季节,在呼和浩特有个热门话题——呼和浩特首届摄影周。笔者应邀参加了相关活动,觉得这个摄影周办得非常成功,很有特色,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 一次开创性的实践

呼和浩特首届摄影周的开创性主要有3方面:

1.举办摄影周是摄影界的惯例。目前国内已有一些摄影周,如北京国际摄影周(2013年)、宁波国际摄影周(2016年)、成都国际摄影周(2022年)、三亚国际摄影周(2023年)等。呼和浩特顺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步伐,举办首届摄影周,对于呼和浩特甚至内蒙古来说,都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实践,体现了主办方的远见卓识。它必将有力地促进呼和浩特以及内蒙古摄影事业的发展,对改善呼和浩特甚至内蒙古的艺术生态、助力北疆文化建设、促进文旅共融发展也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摄影周打破了以往只是举办一个展览或一个博览会的单一模式,而是通过摄影展览、学术研讨、采风创作三大板块,一个主题展、三个专题展、两个邀请展6个展览,一个主展区 and 多个分展区的综合方式和庞大体量,来聚焦摄影问题,探讨摄影问题,用影像之光映射壮美北疆,用影像艺术助力呼和浩特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在呼和浩特或者内蒙古都是首次,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盛会。

3.引入了策展人制度。策展人策展是惯例,无论是世界三大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国际著名艺术展,还是国内的一些大型美术、摄影展览,许多已经引入了策展人制度。而在内蒙古,除一些非官方的、体制外的展览有策展人,官方主办的展览一般没有。这次呼和浩特摄影周是第一次官方主办的展览引入了策展人制度,这是一个难得的、很好的开端。摄影周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的组织优势和策展人的专业优势,齐心协力,在主题设置、结构框架、展览内容、展陈设计上做了许多探索和创新,在图片制作上采用国内顶级的艺术微喷和裱裱工艺,使摄影周无论在总体构想还是艺术呈现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 主题性与学术性的很好结合

摄影周的主题“共融·共生”既紧扣时代脉搏,又具有学术性。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共融·共生”

意在通过影像艺术构建起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融共生的展示窗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融”不但是代表人类文明的东、西方文化的共融,也是内蒙古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北疆文化和呼和浩特地域文化与国内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共融。只有共融,才能共生。这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考虑问题的策展思路非常值得肯定。

### 普及与提高的兼顾

首届呼和浩特摄影周活动,如果只考虑“普及”,就可能没有专业和学术层次;如果只考虑“提高”,就可能钻进象牙塔里,没有了群众基础,变成了摄影界的“圈子文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要避免的。主办方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一方面,摄影周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把主题展“遇见·呼和浩特”放在呼和浩特青城公园作为主展



区,以开放的策展理念、新颖的展陈方式,将内蒙古摄影家拍摄的表现呼和浩特奋进之美、蝶变之美、和谐之美、现代之美的100件作品,以巨大的尺幅放在青城公园的露天环境中,与公园的美丽景色交相辉映,形成了人景画交融互动的露天生态艺术场,吸引了广大群众关注和参与。这些摄影家们艺术呈现的表现呼和浩特市的人、呼和浩特的景、呼和浩特的市的事儿,让呼市的老百姓感到亲切、温暖,产生共鸣和共情。同时,它又符合艺术扎根人民、到人民中去的时代要求,还为摄影周的开幕营造了很好的氛围。这是“普及”。另一方面,摄影周把专题展“第29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放在内蒙古美术馆这个内蒙古美术的最高殿堂,把“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大展精品展”“多彩的家园——野生动植物摄影展”和两位本土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的邀请展“北疆光影——王争平师生摄影展”“蒙古马精神——阿音摄影作品展”放在呼

和浩特美术馆,这些国内高水平的展览,加上“影像赋能 文旅共生——全国摄影名家走进呼和浩特主题研讨会”从学术层面的研讨,这是“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完美结合,使本次摄影周成了一个既照顾到普通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旅共融、共生,又很有专业水准和学术高度的艺术盛会。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呼和浩特摄影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第一步就走得如此精彩,如此有力。它必将载入内蒙古摄影史册及文化史册。当今世界,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摄影(包括在摄影基础上产生的电影和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它跑得更快,传播得更远,这是举办摄影周的一个优势。所以,衷心希望呼和浩特摄影周一直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让摄影见证呼和浩特未来的新发展、新面貌、新气象和新风采。

(本文图片均为“共融·共生”2024呼和浩特摄影周参展作品)



我们的生活,不完全是想象和看到的模样,而是另有一个地方,一扇门正打开着。在那样的一扇门里自由地做梦,这是周立文在文学情感上的一个期待。一个人有苦痛,又有梦想,他多半会成事。周立文的痛有时是一种无奈和“无力”,当然,这不影响他热爱生活。而走近文学,是他的宿命,正如序言中所说,这生命中的另一种体验,可以让他脱离尘世的烦累,弥补现实中的缺憾。其实,他要的漂浮,似一种“下沉”之实之感,还有“沉静”之意。

大学时期的文学专业得以建立了相关的知识架构,可“立业”之后,虽每日经历万般洗礼,竟不能寻得梦幻之境。令人振奋的是,自我重塑的一时幻灭反倒激起周立文的执念。“老人是在一个雨天里过世的。她走得有些突然,家里人没有一点儿防备。”这是小说《一地秋水》中的开头部分。周立文很策略地讲故事,不慌不忙,行至结尾处,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气呵成。

对一位创作者而言,其创作意义的呈现,过程漫长。尽管如此,他对文学上的期待从未改变,所以,文学的回馈是慷慨的,他在小说、散文、剧本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与文学共从容,是他的理想,而他更大的理想是有意愿自己呈现给这个世界。

小说创作中,周立文很少使用单一的叙事风格,《一地秋水》《月色中的宝贝》等作品,他有意让处于不同视角的人物,发出不同的声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无疑加大了创作上的难度。然而,难才可贵,可贵才有价值,他自信地展示着创作智慧。从叙事目标和设置阻力而言,他从容地将读者带到设定的场景中,并因氛围感的创设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当读者欣然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每个角色的细腻故事时,不由得从心里对创作者道一声:果真高明。当然,的确辛苦。

《一地秋水》中,菊翠拜求“跑交通”的打鱼人替她念书信。空了一根烟管的打鱼人并不简单,想不到他竟认识菊翠心心念念的二虎。多年以前,他们围攻鬼子炮楼,二虎这个半大孩子差点被炮弹炸起的烟尘掩埋。

爱应该会让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可人相较于时代,如同一粒沙,菊翠的事最终败露。父亲和她的六叔一齐做她的工作。剧情一转,菊翠成功救了她的保长六叔。

菊翠就要下葬了,后人们抬着棺木……她的梦里有二虎,新打的轿子,新糊的红纸,红盖头,“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仗已经打完了,天下太平了?那好吧,明儿一早用大花轿来抬我吧。”可是,秋天的雨水,从天上掉到了。

二虎,这精神坐标式的人物,他许诺娶菊翠,菊翠左右为难,二虎竟牺牲了。用菊翠的话讲,她嫁给什么人都没什么两样了。《一地秋水》中的这句话恐怕是周立文专门用来让女性读者忧伤和共情的。

“风从哪儿吹来蚕豆花的香气?”这句更是。这是一场丰沛的审美体验,男主人公的一次造访,让一个姑娘铭记来世与今生——一块红布,一颗子弹静静地躺在她的箱子底。周立文为读者制造了一个神秘空间,魔幻元素与时空交织下,他带领读者进入沉静忧伤、诗意唯美的艺术气息中。深入如此高妙之境,读者了解和体悟了不同角色的真实情感。也因这共鸣与思考,从而为自己寻得精神慰藉。

作品中有很多女性话题,其笔下的女性在周立文的操控中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合住的女娃》写的是三个合住的北漂女工的日常。印记深刻的是朱茵因网吧的一场火灾而殒命,令人扼腕。小说《夜色中的宝贝》是周立文创作于20年前的作品,他高看江草,对这个人物委以重任。物质刺激下的高消费时代,一部分人在拒绝里排斥万道,一部分人苟且着,当然,一部分人看似循规蹈矩,却身外凡尘而拒绝尘埃。周立文在此篇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桥段比比皆是,有意让读者体会何为剥皮见骨。

拯救他人的过程中,他也对自己进行了审核与挑选。他得“见怪不怪”,他有使命,他更需要成长。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需在自我审视中成长,从“我”到“我”,甚至再到几个“我”,每一个“我”不尽相同。论定一个“我”是优是劣,恰似非黑即白的说教,这是极其艰难的过程,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过程。

有时光跟随,有些现象必然会偃旗息鼓,可社会要怎样拯救道德废墟上的灵魂?周立文追问的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还要不要争论?

文学最终指向灵魂。周立文有他的选择与担当,他希望争论的结果正是他所倾向的。所以,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在周立文的作品里是有归宿的。《零度激情》中,孤绝的冰女,痴情的米,在感情上有所考量的白岩,命运都自有安排。周立文笔下的女性角色充满战斗力,她们强劲、坚韧,有迹可循。当然,《夜晚的鲜花》也是。

作为创作者,周立文掌握着话语权,他为每个角色找到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方向,然后将问题抛给读者,激发出读者更大的阅读兴趣。然而我们清楚,创作者虽摆明了问题,待小说结束,仍然或极大可能找不到矛盾的解决办法,这是生活、生命的无奈与困惑。周立文有心陪伴读者,来一次短暂的旅行,共同探讨和寻觅一处或朴素,或高贵,能接近答案的站点,这是绕不开的路径,也是一种气象。读者心有所领。

一部好小说,几大元素必不可少,但我们理由相信,小说的艺术气质和思想内涵是细节上开出的花朵。这往往决定了文学的价值取向,而这些来源于周立文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与体察,感悟与书写。《夜晚的鲜花》在细节上的层层深入,让读者急于想看到丈夫今天会如何。但我相信,广大读者宁愿在细节上跟着周立文亦步亦趋,一探究竟。哪怕他准备戏耍读者了,也无人质疑。读者看戏死心地,已到了有钱难买我乐意的地步。

“今天他肯定带鲜花了”到“今天房内无声无息”,再到叙事接近尾声,周立文给了读者一个交代——女主人亦死了。这是意料之外的结局。虽然前面铺设了很多场景,连枯萎的花束在瓶中亦不见,鲜艳的花令她眩晕。故事完了,方才理解周立文的真实意图,他是在一个恰好的时机抖了一个“包袱”。这一转折给人印记深刻。《星期六的郁金香》同样写花,情节到最后竟是“刚才给您送的那束花,是送给另外一家的。”至此,故事还没结束,舒梅指使邢富贵去买一支郁金香来。这是周立文小说构思的奇妙之处,要知道,读者对情节的遗忘大多会通过细节再度呈现。相七之下,《非典型情感》情节上简单了,有些读者会依据剧情,对结局迅速做出判断。

因与文学关系的纯粹,在创作中,周立文的精神气质不断显现,在少数人走的“道”的路上,他遇见了世界的万紫千红。他感恩路上有一束光不断地指引他去理解生命的意义,也得以在这样的精神跋涉中,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充满质感。所以,基于对人生和生命的关切与探究以及对读者的启示之意,故事也便——呈现于语言的万花筒中。这该是文学造诣深厚的北末名人周敦颐之后人所应有的禀赋吧。

周立文写作,不预判读者的反应,他的“不迎合”恰恰显示出一种尊重。读者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充满想象和期待,这也是他对读者的一种心灵抚慰。而周立文的想象空间是广阔无垠的,为此,他以自由的气息,卓越的笔锋,丰富着他的文学表达,尽管有些“表达”恰恰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必须“沉默”。

生命太过美好,的确,无论怎样过,都要不断地追问自己是否荒废了它而心生悔意,可现实的世界中,抉择又是艰难的。那么文学,或许是一个让生命奔流的过程。周立文的作品不乏乏,生命和死亡的永恒主题,读罢作品,心中开腾虔敬之意,也被这庄严的文学梦而感动着。我相信,被文学洗礼的人有对这个世界、对于生命全新的爱与敬畏。哪怕生命在哪一天陨落,文学人也总是有力量守住内心的宁静。这也是真的文学精神的根本。

(据《光明日报》作者系山东省德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 生命的另一种体验

■李红霞

# 历史意识与自我的回归

## ——评长篇小说《阿尔善河》

■敬嵩

内蒙古作家韩伟林的长篇小说《阿尔善河》由远方出版社于2023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46.8万字之巨,这部小说历经多年删改,是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阿尔善河》是一部发生在阿尔善草原的动人史诗,是一部充满复杂成长历程的小说,更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祖国北疆草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主义主题力作。

作品通过对仁敦道尔吉、永青扎布、阿古拉、努尔金、巴特儿等几代人的刻画,为我们深度还原了曾经生活于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历史与时代的沧桑巨变面前,敢于与命运抗争,那是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作者在小说的开篇,引入一段描写,“山色变得幽暗,山泉无心无肺地在乱石上来回跳跃,然后细碎地分出几股往下流淌,溅到一块元宝形状的大石头上,在中间回旋一大圈又落了下去。一双黝黑

干瘦的大手接过白花花的泉水,冰凉刺骨,这个人接连捧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三大口。”通过对环境、人物的描写,营造了一种冷峻、肃杀、幽暗、紧张的色彩,有很强的现场感,也为接下来的叙事埋下了伏笔,故事将在跳跃中徐徐展开。这看似传统的开头,以埋下伏笔的方式,将读者引入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对峙之中,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

韩伟林的写作,在当下时代,是极不讨巧的,甚至略显笨拙。他以老实、诚恳、质朴、相对稳妥的姿态来写作,不偷奸耍滑,从容面对一切难题,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找到通往真理大门的钥匙。或许,正是这种态度,才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阿尔善河独有的魅力与它所隐含的时间意义。鉴于此,笔者认为《阿尔善河》是韩伟林的写作探索,不媚俗、不跟风,力求在创作上实现自我精神的满足。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追求,使小说获得独有的生命力。阿尔善河、阿尔善草原是永青扎布等人的一生所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也无法改变他们骨子里的那份爱,作家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更好地捕捉到了与他们相伴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让文学之真跃然纸上。当然,《阿尔善河》也带有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关乎生存这一命题。不难看出,作家试图改变宏大叙事的写作手法,以很小的切口回归历史现场、回归生活本身,刻画了3个牧户的家庭变迁史,从而折射出时代之变与生存法则之变。

韩伟林曾有长达23年的军旅生涯,对部队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对于一些战争细节的刻画,有着自己独到的一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仁敦道尔吉之

子永青扎布与牧工宝力为自治学院送马,路遇岗哨匪帮,文艺宣传队临时队长、侦察员阿勇带领队斗智斗勇以少胜多予以解救。这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虽然算不上大场面,但战略部署得当、指挥员经验丰富、临危不乱等等,无不彰显着韩伟林作为军人作家的优势。“在阿尔善草原上,王公富人的获得,穷人们为了来世的福分,都如前世注定。永青扎布还小,可是仿佛就那么几天,他的骨骼吱吱作响,裂变大,感受着新一轮的降临。”这次独特的经历,让永青扎布瞬间成长,完成了自我的超越,让革命在他年轻的心中扎了根。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叙事的终结有时间上的后果,它结束了线性时间,事件不再被串联成一个故事。”而韩伟林的《阿尔善河》尽力消弭时间的线性因素,力争从多元化的视角,完成叙事的转向,表面上而言,他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完成整个故事网络的钩织,从民族解放开始,历经牧业合作社、改革开放等历史节点,一直写到新时代的阿尔善草原。事实上,在这些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该如何面对生活本身,该如何进行反思,该如何何去何从,成了作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知名作家李浩在《面向“未来”的写作》一文中写道,“习惯上,我们把写作看作一种回望,一种对记忆的铸沉和再造,一种对过去的种种时光的感怀、审视和纪念,它是向后的,是作家们出于个人记忆而完成的追忆逝水年华,它所写下的现实也是已经过去并部分地沉淀下来的现实——必须承认,这一习惯认知包含着巨大的道理性,所有的已有写作大抵都具有‘记忆功能’,包含着或强烈、或微弱、或隐藏、或明晰的回望性,都包含着‘已呈现为现实’‘已呈现为过去的现实’

的影子。”这一点从韩伟林的写作中,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印证。韩伟林是一位擅长从历史的叙事中,挖掘素材的作家,这或许跟其从事的科学研究普及工作息息相关。他的作品有着很强烈的历史意识,总是试图在现实中找到历史的映射空间,从而完成某种关乎人性的、命运的时代精神的探索。

著名文学批评家何平在《批评的返场》中写道,“小说作为历史建构的一种方式提供了远比历史研究丰富的‘复线的历史’”。韩伟林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塑造历史,以历史的在场者的姿态,记录与复刻历史,并重新完成对历史的沉潜与再造,从而以小见大,将个人生活史融入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在历史的碎片中,韩伟林发现了那些隐匿于历史背后的逻辑,并且找到了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在理清二者之间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普通人身上,让他们的人性之光更加闪耀、动人、温暖。实际上,《阿尔善河》始终有一种个体参与历史并且创造历史的声音,似乎在向我们宣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恰恰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那一天,成了草原和牧民的节日。努尔金带着爷爷,抬头望去,圆弧形天幕上繁星闪耀,梳着数不清小辫子的小姑娘正在篝火旁歌唱……”小说以此作为结局,意在与开篇形成鲜明的首尾呼应,从动荡不安的年代历经波折终究走向一种祥和安康的社会,在此人所面对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恰恰正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成长,是社会之成长也是个体之成长,成长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话题,恰恰也表现出作家希望藉此来完成对未来的憧憬。

